



父母的 主动权



〔英〕海伦·比顿

马欣 徐京萍 红鹰 译



明天出版社

父母的主动权

〔英〕 海伦·比顿著

马欣 徐京萍 红鹰

明天出版社

1992年·济南

鲁新登字06号

父母的主动权

〔英〕海伦·比顿著

马欣 徐京萍 红鹰 译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5印张 107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2—1544—3

G·770 定价：2.35元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本能权力	(11)
第二章 合法权力	(40)
第三章 传统权力	(74)
第四章 强制权力	(100)
第五章 奖赏权力	(118)
第六章 道德权力	(134)
第七章 自身权力	(153)
总论	(166)

引 言

●父母的最大权益

在任何大学里你都学不到怎样做父母这一课。假设我们只是知道一点浮浅的东西，而稍有疏忽，所有的教育就会前功尽弃。孩子的到来明显地只带来三个本 能 的 要 求：“喂我，爱我，保护我。”除此之外，父母还是他们自己。

在每一家图书馆或书店，你都会找到很多书来告诉你该为孩子做些什么。你可以读到怎样防治尿疹和怎样教育两岁的幼儿，怎样给孩子准备上学和怎样帮助他们与同学相处。你的孩子遇到任何问题，都会有人教你怎样解决。

但是，有谁关心过父母？父母的工作是一项高水平的工作。父母经常被告知他们是如何重要和他们的工作是多么有价值——但只是对培养下一代而言。在很多方面，父母的价值在我们社会中都在降低。如果年轻人做了错事，被指责的常常是父母。“只要父母怎样…”“假如父 母 多 做 些…”

“父母应该多做…”。无论什么条件下，父母都应该做得最

好。他们“应该”永远正确，那是他们的工作。

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父母感到他们不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他们经常不知道怎样做最有益。所有的好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好的未来，他们希望孩子们幸福和充实。但却又都存在着潜在的失败和信念的丧失。那句老话，“我是老子，当然我说了算”，早已不复存在。也许失去的不太多，但取代它的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议员家庭还是普通人的家庭，孩子们都变得难于控制，而且许多父母对自己亦失去信心。在关键时刻，他们感到无援无助。

几十年来，观察父母—孩子关系的方法都集中于孩子。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的最大利益上。在这本书中，你我都要想些和做些不同以往的事。我们将把聚光灯移开孩子，而转向等式的另一方：父母。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父母的最大权益。

●各种不同的观点

成为父母就意味着签了一个社会合同。当你增加了人口，社会就会自动地在你的生活中加上了一个新砝码，而在你没有孩子时，是绝对体会不到的。作为接受新成员的回报，社会会把一大口袋的责任丢向不幸的父母。父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孩子在广阔的社会中找到他们的位置。这非常公平。但最近，社会又时常改弦易辙。我们的父母与祖父母为我们准备的世界和我们的孩子所继承的大不相同。今日的父母有

时甚至找不到“球门柱”。

很久以前，孩子们生长在与父母有着相同习惯和道德水平的社会中。价值观和传统被每个人接受和承认。如果你跨出那条线，你知道会发生什么。社会会明确地告诉你，这种传统仍然笼罩着今天。

但是，在近30年中，许多观念都已土崩瓦解。公众对于家庭、教堂、警察、法院、教育、性和工作的态度都改变或者分裂了。社会上的说法不一，这使做家长成为一项艰巨的工作。

让我们举个例子：婚前性行为。在我们祖父时代，对女孩子是绝对禁止的，对男孩子也基本如此。女儿如果做了这种事，一旦被发现，是很不体面的。大多数家长都会给她们严厉的制裁，而她们自己也会蒙受极大的耻辱。许多女孩甚至会因此被逐出家门。

如今我们对此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父母必须自己决定他们的孩子需要遵守的规矩。他们可以选择避孕或流产，也可以选择保持贞洁直到新婚之夜——或是在这两者之间。他们有时忘掉一切，只希望孩子们过得好。社会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而且没有任何特别态度，孩子们也都知道这些。对于负责任的父母来说，这是个很重的担子。问题又不仅仅局限于性行为。每一位家长必须认真思考，然后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

● 当今令人担心的问题

有些问题，会让我们的祖辈在坟墓中疑惑不解。他们当然有自己的问题——但他们不用对付海洛因，车棚后面的乱交，还有那每一家街角商店与超级市场中的醉生梦死。父母现在不能忽视爱滋病这一可怕的幽灵，更不能轻视孩子们不良习惯的发展。这些在今天有多么普遍已无人不晓。有头脑的人不会否认，正是色情录像促使幻想变为现实。在我们父母或者祖父母的起居室是绝对找不到色情或吸毒录像带的。

经验并不丰富的父母会不断遇到新问题。本世纪以来，孩子们离开学校的年龄越来越早，这对于家庭的影响不亚于家庭经济问题。

那些日益增长的流落于大城市街头的年轻人就足以成为家庭不幸的最好证据。1988年伦敦市中心的地铁站里放着这样一些牌子：“……离家了？让家里知道你现在怎样。不必说你在哪里。”从这些牌子可以推断，公众已接受了这一事实。

由于存在这些情况，父母经常认为自己不称职。我们并没准备解决这些新问题。我们对一个个问题不知所措，正为自己寻找共同的答案，并希望我们做出最正确的决定。但我们经常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什么事出了差错，许多父母认为自己该受指责，认为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

许多家长感到缺少支持和重视。一些忙碌的专家时常宣布由于父母工作不尽职，整个国家都将处于这样或那样的

危机。但与此同时，“儿童时代”又延长了几年，并且家里的电视屏幕上又充斥着我们可以或是应该为孩子们买的商品，以便让我们的孩子过得比别人的孩子更优裕。

●专家的迷惑

代替支持者的是专家。专家们似乎总是比父母知道得更清楚。不幸的是，由于他们的数量之大和见解之多，却往往把情况弄得更糟。每隔10年20年，一些专家的理论就变得过时，而很快又有新的专家取代他们的位置。让我告诉你我大儿子学认字的故事。认字，是我们大家都要学的。现在的父母都想尽可能地在孩子们上学之前就教他们认字。

20年前可不是这样。我去当地的一个小学给我的大儿子注册，那时他才4岁。根据孩子的要求，也是仿照我母亲曾为我做的，我开始教他认字。校长惊呆了。他坚持让我停下来。他说我的方法太过时了。我只会使孩子更糊涂。另外，他预示，即使我成功了，艾利克斯比其他孩子知道得多，可上课时也会失去兴趣。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呢？事实上，所发生的一切比预料的糟糕得多。似乎是对这些变化的嘲弄，艾利克斯在5个学期中接触了三位老师，而每一位老师都用了一种不同的“新”教学方法。有看图说话、语言教学法和另一种我已记不起名字的方法。这样艾利克斯在7岁时还不能熟练阅读。他为此受了很多苦。我也一样，留给我的只有真正的而又是模糊的内疚。我对不起我的孩子，我没有

正确地教育他们。

每一位父母都有一个被专家弄糊涂的故事。阿妮塔讲了个传统的故事，带着点讽刺的味道。她的孩子出生三天时，忽然大哭不止。她问助产士是什么原因。她回答：“别喂得太饱。”直到夜班护士来了，孩子的哭声仍没停。阿妮塔问了同样的问题。夜班护士回答：“必须喂饱她。”

每一位专家似乎都有自己的设想，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并不能帮助父母们。二次大战后，约翰·勃比的研究是转向严重缺乏教育的孩子们的。他广泛地宣传母亲全日照看孩子会使孩子受到严重的干扰。这项研究认为妇女应从照看孩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而把它交给从“劳动力”撤下来的男人。许多好母亲必须出去工作养家，这就使她们又多了一种内疚，许多人今天仍感到这份内疚。当然通览人类历史，在任何社会，妇女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为家庭提供食物（家族生存的最首要的工作）。而大孩子，亲属或“阿姨”们承担了照顾孩子的工作。至少在近三个世纪，上层阶级已很欣慰地把孩子交给家庭保姆或是公共机构，而自己没有一点内疚感。

现在负责任的家长在培养孩子时，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家长都要做出更多的决定。我们可以看看近30年来专家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建议：出生时父亲在场；在家或在医院分娩；按需要喂食；大小便训练；母亲应该上班；帮助做家务；根本不做家务；周末打工；体育竞赛；考试；学校校服；性教育；宗教教育。而这些只是表面部分。一些重大的社会变革又会严重地影响着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但是对父母的最低

要求仍然没变。

●当务之急

今天我们再也不用磨玉米，也不用烟火把信号从一山传到另一山。但是，与20世纪最后10年的生活几乎无关的浪漫神话仍然束缚着父母的工作。我们需要对这一工作做一个现代的解释。世界在变化——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正确地考虑当今对父母的要求。

什么是实际目的？什么是我们的义务、权力和责任？什么是我们的参数？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完成这项工作吗？

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我清楚地意识到父母——普通的父母——比我们大多数所认为的更有能力。自远古时代，父母就至少有七个强有力的原始权力，而至今，这些权力仍然存在。正确地使用这些权力，能使我们更有力量，不是成为“超级父母”（谁需要它？），而是使我们能更自如地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就像大自然本来需要的那样。这就是本书的主题：重新挖掘使用父母基本权力的潜力。

所以，这本书是写父母的，也是为父母而写的。我们都听过——也许用过——那忧愁的诗句“父母不会得胜”——但事实上，现在有所不同。父母当然会赢。父母会重新找回他们做好这一工作的精力和信心。你读下去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方法。我并不是说这很简单——我们没有正确使用它，它并不简单。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而且很可能

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最重要的是像俗话说，“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变化是可能的，所以无论你的孩子或你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年龄和生活阶段都无关紧要。事实上，变化是必然的。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变。但我们并不常记得我们自己有决定怎样变的权力。我们不是自己的人质。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使自己胜利。

●大自然赋予的古老权力

作为一位家长，就像是一种思想，一种社会条件和一个未知的情感世界。它既是个人的，又受着公众的评判。某种意义上，它很像婚姻。但是，也有所不同，父母时代可以追溯到开天辟地，要比“结婚”或是“婚姻”早得多。当我们重新看世界时，我们发现大自然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做好这一工作的必要力量。你会惊讶地发现，作为一位家长，你在每天的生活中运用了所有这些权力。它们是：

1. 本能权力
2. 合法权力
3. 历史权力
4. 强制权力
5. 奖励权力
6. 道德权力
7. 自身权力

很深刻，是吗？像这样写出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人认爲只要有一个孩子，就会使我们增长许多才智来应付一切事情。这当然不对。它只是给了我们权力。

现在我们首先要认清，权力本身是中性的。作为一名称职的家长，我们应该知道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法来使用某一种权力。如果我们用错了，权力会起到反作用。

仔细研究每一种权力，我们会知道怎样正确地使用这些权力。无论你的孩子有多大，这些权力将会在你日常作家长的工作中真正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仍可以看到，如果用错了这些权力，会引起许多相似的家教危机。我们也将发现本世纪重大的社会变革已改变了这些权力间相互的重要性。它们有的减小，有的增大。当我们再仔细地审视它们，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好的父母都必然地是使用这些权力的结果。我们的目标、义务、权力、责任、奖励——甚至一小笔奖金，都来自这七种权力。

当我们开始研究作为父母的基本权力时，为了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它，我们应把它放回历史中。我们应该一边研究，一边记下不同的家长所创造的不同的新方法。我们应仔细研究战略战术，它们有些始于远古，有些始于近代的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能有效使用的战略战术，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关系中另一端的家庭教育。我们的目的是方法，不是直接答案。每一位家长都是唯一的，每一个家庭都各不相同，我们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工作。

我们的社会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父母和孩

子都有一种压力。我们需要想一想，过去和现在我们都做了什么。我们拥有这些权力不仅为孩子，而且也为我们自己。当我们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时，我们就会正确地对待这一工作。这也可以启发自己的兴趣。我们没有快速建立“幸福家庭”的保证，但我们保证增长你的自信心。这不是一件小事吧。

第一章 本能权力

“好的家庭教育就意味着学会认识和战胜我们固有的本性”

保护

- 血缘
- 保护的本能
- 高于保护
- 教会孩子自我保护

期望

- 社会动物
- 远大期望
- “足够好”的父母
- 隐藏的东西

本能和爱

- 本能并不是爱
- 爱可能会自私
- 爱不是占有
- 自我牺牲

保 护

我们的第一个动力是本能权力。这种力量可以让父母为孩子去移大山，爬悬崖，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本能权力的关键在于人类的保护。当孩子很弱时，它就更显得特别强大。

● 血 缘

血缘，这一最初的肉体契约，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巨大动力。它驱使我们去生孩子，用性的魔力来保障我们生命的延续，因此人类没有消亡。

因为奥狄浦斯，该隐和美狄亚所带来的母亲、兄弟和孩子的毁灭，他们的神话也使我们产生了黑暗可怕的共鸣。人类不常消灭那些与自己有同一血缘的人。虽然，许多谋杀发生在同一国家或同一家庭内，但是最近在英国的一份统计分

析表明，谋杀是极少发生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谋杀者可能是丈夫、妻子、继父母、情人、敌人、对手或是公婆、岳父母、姐夫、嫂子……但几乎从来没有是与被害者有真正血缘关系的人。

一些研究表明每一个血缘都是天生固有的。在华盛顿大学工作的一个科学家小组于1978年报告了他们对16只罗猴进行实验的结论：它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识别自己从未见过面的亲属的能力。被实验的猴子只限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这样就排除了在子宫里可能有特殊家族气味理论）。这些猴子一生下来就被带离自己的亲人，与其他猴子共同喂养。然后这16只不同年龄的猴子又同时被带到另一群猴子当中，在这群猴子中有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令科学家们吃惊的是，这16只猴子当中的13只都与自己的兄弟或姐妹非常亲近，这种亲近要远远超出那些与自己没有血缘联系的猴子。科学家们来自动物世界的惊人的证据似乎已证实了那句老话——“血浓于水”。

不可思议的永久联系

血缘是一种力量，它显示在两个方面。它的原始作用是维护人类的生存，所以当一孩子刚出生、刚做事或者没有防御能力时，它就驱使父母做些必要的保护。而随着孩子的成长，成熟和成年，人类的父母——就像其他动物的父母一样——不再受这生物关系所制约。他们慢慢地把自己的孩子从无助婴儿所要求的保护中释放出来。只要大自然存在，他